

#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爱新觉罗·溥仪 遗稿

李淑贤 提供 王庆祥 整理注释



爱新觉罗·溥仪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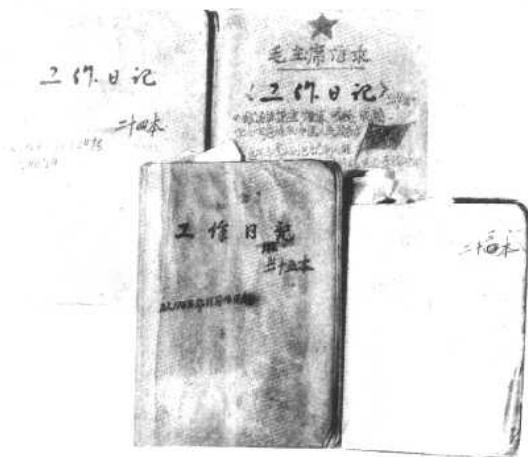
爱新觉罗·溥仪 遗稿

李淑贤 提供 王庆祥 整理注释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61年3月，溥仪到全国政协工作，成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溥仪在文史专员办公室读书学习。



溥仪亲笔编写的“日记”第“二十三本”“二十四本”“二十五本”。

通过参观学习教育，彻底认识了什么？我看通过文字教育，这几个问题应该提高。

(一)对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应该有进一步认识。

我们有说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正确的，从何处得，应当说这是理来。我们估计全国人民对这些问题，对党和毛主席领导正确是绝对大多数（特别是工人、农民、青年和我们进步人士，爱国人士都承认；不承认只是极少数，仍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即国民党立场，即是极少数，还有台湾还没有解放改造过的人）

党和毛主席为何能得新胜利。

就是真理。真理掌握在党和人民毛主席手里，就是党一如有了人民，他掌握群众路线，是死往而不胜利。我们理解这个，就容易是正确的方向。

通过参观学习，对这些问题应该进一步认识，党和毛主席领导是绝对的正确。为什么工农最长大多数，热爱毛主席，因为党和毛主席一切是花了全国人民，而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是自然的。

(二)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通过参观学习，应进一步认识，为什么优越呢？通过参观

1964年3月10日，溥仪随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去江南游览参观。溥仪看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后，在途中“日记”里写下的感想。

64 4 8 三  
小时到南昌往江西宾馆。午后学习漫谈。  
李景范、戚想和陈建老谈话。

64 4 9 四  
上午参观八一纪念馆，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下午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64 4 10 五  
上午时出发，过新干饭店，午餐，四时到吉安。  
(注) 下午在吉安住宿。

64 4 11 六  
早八时由吉安出发，乘火车到井冈山，四时到井冈山。  
下午听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谈话。  
晚，如井冈山住宿。

64 4 12 日  
上午时出发，乘火车到井冈山，四时到井冈山。  
下午时到井冈山，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64 4 13 一  
上午时到井冈山，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下午时到井冈山，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64 4 14 二  
上午时到井冈山，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下午时到井冈山，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64 4 15 三  
上午时到井冈山，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下午时到井冈山，由李景范、戚想、陈建老等陪同。

薄仪在江西南昌、井冈山参观时写的日记。

小妹：  
 我感气虚。  
 你乘时千不担紧  
 河車（胎盤）常刺  
 今天晚上服用  
 耀之

1967年10月6月，溥仪  
 病重时在日记本上给妻子  
 李淑贤写的话。

6A  
 10月12日  
 10月12日  
 非胆成 2009  
 全胆成 10  
 600600 2000  
 如常  
 反常 12/15

10  
 10月12日  
 NPN 124  
 Co = 12/10 20

10月12日溥仪病危，这是在北京人民医院  
 病榻上的绝笔。



溥仪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中国六亿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与苏联一道保卫世界和平增进人类幸福进步的一

座巍然光辉的灯塔，也同样是对于不可救药的罪犯都伸出挽救之手给以重生改造的恩人。他好比太阳太阳对于人类是无所不照的，我终身永远跟着这颗伟大的太阳走，我坚决要洗心革面重新作人。

我要在祖国人民面前立功赎罪！在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政府的改造教育下而成为一个新生的人，这就是我所下定的决心！！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爱新觉罗溥仪

1956年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短文。



青少年时期的溥仪。



溥仪用的笔、砚及笔迹。



## 我对爱新觉罗·溥仪研究的希望

高 振 清\*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曾经是中国的一代“天子”，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东北人，都做过他的“臣民”；改造后他又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堪称“世界上的奇迹”！所以“溥仪现象”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经王庆祥同志精心整理并注释、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下简称《日记》），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这无疑是一大贡献。

爱新觉罗·溥仪，的确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因为他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性质的那段社会历史中，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势力的总代表，起到复旧乃至卖国的反动作用。这一面，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已由其本人作了总结，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但是研究他历史性转变的一面，即研究他怎样完成了由“天子”到公民、由卖国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转变过程，我认为更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世界有意义。《日记》的时间跨度长，始于少年时代，终于谢世之前，内容也系统、全面、真实，可以说反映了他一生的经历。只有深入研究，终将揭示出他完成历史性转变过程的轨迹。

---

\* 此序写于1991年，高振清同志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自1979年以来，溥仪研究已逐渐形成我院的科研优势项目之一，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庆祥在这方面“投入”甚多，称得起“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投入多，产出亦丰。他编著的《溥仪的后半生》是研究溥仪历史性转变的开拓之作，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叙述并评价了溥仪新生的历史。该书出版后即被列入“1989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他编著的《伪帝宫内幕》和《伴驾生涯》等书，也为史学界提供了新的资料。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在海内外发行后受到好评，香港《大公报》评论说：“画传搜集了溥仪‘从皇帝到公民’一生的重要史料图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在出版的《日记》将是关于溥仪生平的一部最重要的资料，也请容我在此预支一笔：“必将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我为溥仪研究这一科研项目的每一成果而感到欢欣，衷心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更扎实、更深入地开展下去。我认为溥仪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更有其政治意义。溥仪所以能够实现历史的转变，固然有其内在的因素，更有外部条件作用的结果，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所以，我们通过溥仪研究，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统战政策，这对于推进新时期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王庆祥同志已经拟定了有关开展溥仪研究的系列成果的课题计划，并且继续得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有力支持，我很欣慰。在此，我向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谢意，并祝愿王庆祥同志在占有资料优势的条件下，不断提高研究的层次，向纵深开拓，写出更有科学价值的、更富影响力的史学专著。

勉为序。

## 爱新觉罗·溥仪的最后遗产

李 淑 贤

由王庆祥整理并注释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即将付梓，此时此刻与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把《溥仪的后半生》崭新样书送到我手上时一样，心情很不平静，记忆又把我带回难忘的岁月。那是二十多年前“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狂潮也席卷了溥仪和我当时居住的地方——东观音寺小巷内一处长满树木的宁静的院落。一天，有队“红卫兵小将”来敲门，把一张吓人的《通令》硬塞给我们，顶端还有钢笔标记的“致爱新觉罗·溥仪”字样。溥仪看完《通令》真有点儿懵头转向，不知进入了何年何月。我还记得《通令》的大致内容：一是“勒令”溥仪立即交出收藏的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拍的照片，因为他是“历史罪人”，不配站在领袖们身边；二是“勒令”交出正在使用的小汽车等“奢侈品”。溥仪看完《通令》，立即从镜框中取下他在1962年初受到毛泽东接见时两人并肩站立的合影，平时溥仪特珍视这张照片，一直摆在床头茶几上。溥仪还把自己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也取下，一起上缴全国政协。他本想依靠组织保住珍贵的纪念品，不料后来发还时，毛泽东与溥仪那张最有意义的合影照片却下落不明了。至于“奢侈品”，溥仪也曾冥思苦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资料专员，他当时还没有资格享受专用小汽车，想来想去总算

找到一样“奢侈品”，那就是摆在客厅里的公费电话。溥仪马上通知机关，让派人拆除这部特别为他安装的电话。然而，当时的机关负责人没有接受溥仪的要求，对他说：“这事儿您就甭管了！请相信我们能处理好。”这部电话不仅出于照顾，确有特殊需要。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过去，溥仪又决定烧书。我家曾向政协机关借了几个书架，有的立在客厅，有的放在卧室，全都摆满了书，大部分是溥仪特赦后陆续购置的，也有一些是机关发的、别人送的。溥仪说，文化革命嘛，这些书都不用留了。说着，动手一本本撕开来，又跟我两人一筐筐抬到房后小院内，找个僻静的角落点火焚烧。书籍烧得差不多了，溥仪又让我帮他的一大筐书法作品也拎出来烧掉。那几年常有国内外的朋友向他索字，他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差不多有求必应，而且总是认真给人家写，如有哪个字稍不满意就废弃不用，随手丢在一个竹藤编制的箩筐里。平时没事的时候他自己也喜欢练字，常常一连写出好多大大小小的条幅来，等墨迹一干便通通丢进箩筐去了。天长日久，挺大的一只箩筐竟装满了一卷卷溥仪亲笔书法作品，结果都在那个令人痛惜的日子里化为灰烬了。

事情尚未结束，更让人揪心的是，溥仪又要烧他的笔记本、日记本、诗文册一类东西了。也许当时在他看来，用火一烧这就算“革命”了吧？他无法预料会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一烧似可安然。太可惜了！他仍是一页一页地自己撕下来，让我一页一页地填进火堆！先烧掉了诗文稿本，其中有一个小册子我很熟悉，那是1964年春夏之际我们在江南参观游览的时候，溥仪触景生情随手写下的诗文，写到兴奋时还念一两首诗给我听，回想那时我的亲人真快活，真幸福，与火堆前的丈夫比，心境又何等不同啊！当溥仪继续烧那些日记和笔记的时候，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日记

里记的不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吗？我怎么能忘记那些愉快的周末，怎么能忘记那些花好月圆的良宵，又怎么能忘记发生在客厅、卧室和这座长满树木的院落内那些温馨的往事呢？我忽然想出一个对付丈夫的办法，我说：“老溥啊，我听着好像有人叫大门，我在这儿烧，你去看看吧！”溥仪是个特认真的人，加上当时有几分紧张，便马上悄悄走向大门。后来他告诉我，先在里边听听没动静，又开门不见人，遂出去到街口观望一阵。我所需要的正是这一段时间，它使我从火堆前抢救出十几本日记和笔记。当时我这样做并非已经认识到这些溥仪亲笔资料的价值，只是想留作念物，留下美好的记忆。那天溥仪望门回来还埋怨我“活见鬼”，可我心里真高兴呀！现在看来，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越过十年浩劫中令人难忍的日日夜夜，我终于把那批溥仪亲笔日记保存到“四人帮”覆灭、人民胜利的那一天。1979年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人员王庆祥同志来京找我，要求与我合作共同整理溥仪手稿资料，我同意了。我能把丈夫的部分日记、笔记、会议记录、学习体会、思想总结、发言草稿、书信、照片以及接待外宾的谈话记录等亲笔资料保存至今绝非易事，这批资料是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专制代表最后被历史埋葬的实证，其政治意义和史料价值难以估量。

# 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

王 庆 祥

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一个新闻人物、国际人物和历史人物，有着十分独特的经历，而且极富传奇性与戏剧性。因此，溥仪的生平成为中外许多历史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成为文学艺术家久写不衰、久演不厌的主题。

值得庆幸的是，溥仪本人也参与了对自己的历史的研究，他那部在全世界受到重视的《我的前半生》，便叙述和检讨了自己作为大清国灭亡前三年的娃娃皇帝、紫禁城里假皇帝以及后来成为侵略者工具的傀儡皇帝的历史。

溥仪一生勤于日记，在漫长的前半生岁月里就曾写下无尽的日记篇章。可惜大都未能度越历史的变迁，仅天津和伪满两个时期的日记就装满了整整一皮箱，后来伪满垮台了，溥仪率皇族逃到通化大栗子沟，为了毁灭罪证而把一皮箱日记烧个精光。幸运的是，仍有少量溥仪特赦以前的日记留存下来，包括溥仪留居北京紫禁城时期写的反映宫廷读书生活的日记、溥仪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时期写的几篇反映政治交往活动的日记和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期随团赴东北各地参观访问时留下的记录。尽管这些日记篇章只是断简残篇、一鳞半爪，却也能够收到“管中窥豹”之效。

对于特赦以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的新生活，溥

仪生前多次讲过，他不打算再用笔续写一部《我的后半生》，只想留下实际行动。他确实用行动写完了这本《后半生》，同时执笔记录了行动，这记录便是一批并非为了刊布的手稿。它们是溥仪在全新历史条件下的直感直叙，是毫无修饰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更具研究价值，也最有资格续补那部《我的前半生》。

溥仪的这批手稿包括两大类：一是日记，现存十一册；二是文稿，存有文章、总结、感想、讲话稿或谈话记录等数十篇。其核心部分是日记。

溥仪这一时期的日记始于特赦之初，终于去世之前，按时间顺序囊括了后半生的历程，具有系统性；日记内容广泛，包含了溥仪这一人生阶段的学习、工作、劳动、家族、家庭、婚姻、生活、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完整性；日记主人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因而能更多地反映真实思想，具有真实性；日记从每天的具体活动入笔，详则记录情节、对话，略亦按日系事，又具有细致、生动的特点。

日记以溥仪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为内容，不但表现了他在政治观点、思想方法和生活态度等大问题上脱胎换骨的转变，而且表现了他在思想意识、情操和品格等方面弃旧图新的努力。它以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溥仪的转变。溥仪本人曾在一些会议上，曾在与抚顺战犯管理所来访人员的谈话中自我总结接受改造、思想转变的过程，被他称之为“认罪”、“服罪”和“悔罪”的几个阶段，也就是从强迫改造到不自觉改造，再到自觉改造的前进中不断攀登的几重思想台阶。

对于一位皇帝的亘古未有的成功改造，世界上许多著名人士感到惊奇，读过这部日记就完全能够理解了。从客观讲，决定的因素是历史趋势。溥仪深深懂得：时代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根